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安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四 集部

文安集卷十三

元 揭傒斯 撰

銘

誌銘

饒隱君墓誌銘

臨川饒國華卒之明年其孤得正馳書京師請銘曰先子且屬纊曰吾生無所成名没必得故人揭君銘余十五年前過臨川遭國華於道要余至舍行二三里至太

原之谷其山四髙環合如城中有良田美木水聲淙淙與禽鳥之聲相亂坐予屋西别墅悠然之亭諸子玉立觴酌屢行復裴佪濯清釣雪諸軒亭之間花氣襲衣竹陰滿地使人泠然忘歸為留一日而去自是嘗一再過之不謂奄然死矣悲夫君早孤事母鄭孝謹為人端重和粹好讀春秋左氏傳能通諸史始末重賔客樂施予浮沈鄉里與時髙下及諸子既長皆讀書有守足持其家乃泛大江浮雲夢弭檝漢水之上入鹿門求龎公遺

迹登峴首訪羊公墮淚之碑於是扁舟東下觀六朝故都泝彭蠡而還方謀歷齊魯燕之郊而不待矣嗚呼遽如是已乎君長余一歲耳余雖生何益忍不銘君哉君諱應舉其先南豐人曾祖志通祖宗父文祖配吴氏子男三得正得真益女二長適劉次適余孫男一瑞生女一君卒以至順元年十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原君嘗買書數千卷割田建義塾以教鄉里子弟未遂而没是尚在後之人銘曰

不角而勝不求而足悠然太原之谷庸非斯人之福

蕭景能墓誌銘

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廬陵蕭祥嘉景能以疾卒將葬矣其妻之兄鄉貢進士劉性粹衷告所知揭傒斯曰女弟之夫蕭祥嘉生而甚賢不幸年廿六以沒生而無所成名沒無以表顯於世女弟甚哀之願得為之銘庶幾為不沒也敢請問其善狀則曰祥嘉少有志操常以古人自期篤學好問未嘗有子弟過父蚤喪事其毋劉生毋

張及二兄盡禮與人交和易簡諒言必可復諸經皆通大義諸子史方術百家皆能提其綱領其要雖進士程文未嘗苦學下筆出輒人上尤喜為歌詩以漢魏晉為宗下此惟陳子昂李太白韋應物以為稍近於古長短句則曰周美成秦少游姜堯章吾師也又多蔵三代彝鼎罍洗漢魏金石刻唐宋名人圖畫墨蹟之屬客至賦詩彈琴圍棋賭酒連日不厭平居焚香默坐不知斯世為何如時其父在京師為翰林曹承旨勛及其弟監察

御史都賢所知聞其學薦充博士弟子員念其母不果
行湖廣行省舉茂材籍教官中亦不就不知者往往誚
其闊迂弗顧也沒之日弔者皆為之慟以為使不即死
學不至古人不止必且舉進士否亦必不肯睢盱噂沓
以媒其身以辱其親此女弟之所甚哀而願銘之也幸
終賜之銘夫良人者婦人之所天也不幸不與偕老愛
之而不改哀之而不忘古有之矣未有能圖不朽於金
石又有賢如粹衷者能成其志敢不述而銘曾祖超祖

子貴父均衡以賑粟致位贑州平準庫使漢陽府漢川縣河濼使俄以近臣薦授奉訓大夫瀋陽王傅府斷事官尋以例罷娶劉氏繼亦劉氏即粹衷之妹也皆無子有女二人次則君沒三月始生以兄之孫繼善為之後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某鄉某原有文集三卷藏於家銘曰

生惟古兮是求沒追古兮與游嗟今古之人兮不使之子而少留

鄭隱君墓碣

士莫貴於知禮然貧而知禮易富而知禮難富者驕吝之原禍福之樞也故貧而知禮不失其身富而知禮不失其家豫章之新建侯溪里鄭君季明其富而知禮者乎君字明仲兄弟三人君為仲叔父蚤世以為叔父後然未嘗去父母之側其習詩禮執孝友甚謹父母嘗曰爾為叔父後他日分財固不爾殊也及父母終兄弟異財欲出分君辭曰夫既有所受矣卒辭而兄弟情好益

篤事其兄如父視兄弟之子如子每食一人未至筋不先舉人不知其異爨也與人交必誠必信稱人之善人不以為諂折人之過人不以為怨簡而周直而和臨事無留難吾直也雖摧山倒海之勢不以為撓吾詘也雖蜂蠆之毒莫之或攖人有園田雖接壤未嘗敢利將不守猶委曲扶持之必不守乃倍賈償之人有患難必拯救之人有忿爭必理解之歲豐必積粟以備水旱歲饑必不貴糶以先鄉里年踰四十即獨處一室或與二子

同寢齋閣以督其學褒衣博帶望之翼然知為古之有禮者會歲賓興語親故曰先子在宋固嘗試補博士弟子員矣而降年不永弗終厥志余雖老敢忘之乎遂躬率子弟使試有司尚繼先志至治二年秋七月得末疾五日而没是月十一日也年七十有六十有二月廿日葬邑之盡忠鄉華表峯之麓後六年乃以龔巽先生道原所為狀請銘余自從太史後執論譔之事多矣富而好禮未有若龔巽先生所陳者可不為之銘君之先徙自臨

川曾大父珉大父璇父文富所後父曰夢發配夏氏先
十二年辛子男二元昇元麒女一適熊元恭孫男四大
同大觀許州定孫女五長適夏肅次許適揭顔閭曾孫
男二顯孫虎生銘曰
物之隆封必崇家之豐禮必恭殖有禮天所視貽孫子
視所履噫吾其跂而

楊隱君叔芳墓誌銘

清江楊天芳字叔芳抱疾且十載將沒自誌其墓曰世

無昌黎公誰知我者蓋自傷也没且葬其子觀奉乃祖之命来請銘余雖不足追蹤古人不可謂不知君者忍不銘以慰其父若子之悲乎其世曽大父諱必通大父諱允成父名辰龍皆為儒其容秀整清峻進退有度其行事親孝不妄交毋聶氏喪致客數郡其學以禮義為本博而不雜其文黎司業立武李舍人珏吳學士澄皆稱道之其配熊氏其子觀其女長適甘惟逸仲適蕭鑑季適黄升其生至元丙子十有二月廿有七日其没延

祐甲寅九月十日其葬泰定四年十月某日邑之茂材
鄉鍾山原其葬處也嗚呼君負高才生盛時又有科舉
可以取禄位没猶拳拳焉恨無昌黎公託其名不亦大
可哀耶銘曰
父甚慈老而哭其子子甚賢弱而喪其父没十有四年
始復於土祖孫依依兮尚其歸輔

楊隱君叔宏墓誌銘

弘農楊氏遍天下多賢而好文其世居清江之水南者

傳至宋登仕郎允成新塗杯山巡檢應斗皆負奇才實學不獲志以沒為當世所恨而杯山君有子曰繼孫字叔宏甫知學即慨然以歎穆然以思題其讀書之室曰學軒曰吾之學將何學乎學吾先世之所學而已先世之學果何學乎學為聖人之事而已聖人之事果何學乎忠君事親敬兄友弟皆聖人之事也吾富貴利達之不知遑恤他為於是朝夕是軒身益修家益齊鄉邑之譽益歸而君子皆謂楊氏之必興矣年五十三竟奄然

以死天道竟何如哉君孝友和裕好賓客能為詩不求甚工往往道人意中事其學守家法娶張氏子四人悳方直方義方正方皆修飭謹篤孫四神明顯貴方力學君生以宋咸淳八年壬申九月十有三日卒以元泰定二年乙丑七月廿有五日葬以天歷二年己巳四月九日墓在邑之茂材鄉升平里小溪山之原銘曰

人知其學天知其命命與學違我則有定嗟叔宏甫學乃其性而命之微孰敢不敬

甘景行墓銘

豐城甘君諱果字景行早以郡學諸生受業熊先生朋来之門及長好為詩至元之末與邑人蔡𣪠熊坦等十人結社龍澤山中方是時國家取士非一途或以藝或以貲或以功或以法律其最上者以文章薦可立置館閣然皆不好唯以治田園躬孝養奉喪祭給公上禮賓客䘏貧乏暇則讀書教子而已天歷至順之間天下大旱蝗民相食天子下詔賑粟五百石以上與秩有差三

百石旌其門君出粟或賑或貸或為粥以食日所活以百計而不受賞未幾家人失火尺椽不留人皆弔之笑曰昔有非有今無本無君何弔焉新構既定以至元改元十有二月八日卒年六十七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其友熊君椅以書致其孤之意請銘君之先丹陽人南唐時有曰從矩者為豊城兵馬鈐轄因家焉其子積在宋初為監察御史積孫令詢始居邑東功曹山之下滎陽之里逮君蓋十五世云曽大父文昭大父應欽父一

清宋登仕郎君兄弟四人君次居三兄曰槃曰槼弟曰栗娶周氏生子熹燮繼黄氏生三子堅垕塤他姬子二圻丁生丁為兄槃後余與君居同邑生後先才五歲常讀君之詩慕君之為人而未及識今竟不可復識矣而得銘君墓幸已銘曰

世貴以位君以德義世富以利君以施惠龍澤之山高與天連君去不回君詩在焉

故榮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吕公

墓誌銘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呂公賜還之六年薨三月而葬未葬旬有五日請銘公諱天祺字吉卿世家遼東之咸平今為燕人曾大父諱元仕金為監軍太祖建帝號之八年以其衆北歸從光獻皇后弟入事上承光寵者餘二十載大父諱惠堅及夫人董氏以順聖皇后媵臣為皇子北安王保傅能恭慎純慤得幸上沒謚恂恪父諱哈喇䕶直多巧思為初建金玉局使奏釋所獲

宋間諜鉗欽輸作者及渡江所俘童男皆教以工事世守其業歷工部侍郎尚書將作使中書參知政事拜大司徒獨立不阿權臣阿哈瑪特數欲害之不能僧格誣陷丞相安圖則力為之辯為天子心膂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忠惠生五男子公次居四兄天麟天祐皆至大司徒至元廿有九年公從忠惠公入見上即以公可大任忠惠方選將作僚屬上詔用公忠惠不可遂以奉訓大夫同知異様總管府事奏免所負金帛甚夥成宗時自

秘書監為將作使八年人未嘗見毫髮私進集賢侍讀學士遷大都留守兼少府非上共必節雖權貴莫敢干以私至大之末擢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以母老辭改禮部尚書又以母憂去數詔起固辭後四年用為壽福院使乃起仁宗四年上思其祖父勲勞嘉其誠篤特拜集賢大學士與聞國政自奉訓大夫至是六遷為榮禄大夫每議論朝廷之上慷慨切直不為詭隨大臣多不便之遂稱疾家居泰定之際關陝連歲大旱父子相食死徙者十九文宗

即位詔起公為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撫其民公曰民急矣即日就道晝夜兼行及到官宣布天子德意發楮幣百萬緡米萬斛命有司賑之公乃齋不食三日以哀籲天其言曰天欲降大癘於民民乃能力作佐國家以事天地神祇臣老不能力作佐國家以事天地神祇而受天子命以撫寧其民民有罪宜悉加臣身母久亢旱以盡殺吾民天乃大雨一雨五日是歲大熟民始稍稍有復業者至順二年冬以疾奏乞還京詔許之父老聞之相聚

而哭於庭曰凡吾民之有今日者皆公之賜也故吾民得公則生不得則死公何忍遽棄吾民而歸也復大哭公力疾厚撫喻之強留至明年出關未至京上數問呂平章至否既至入見上上迎勞之曰朕久不見卿思卿甚勤聞卿在關中天格其誠民被其澤凡使關陝還者皆誦卿之德良用嘉歎故召卿還因賜之酒且曰卿病愈當大用卿公稽首謝曰臣素無行能陛下寄以方面常懼弗稱況敢當大任乎至元三年春三月三日公疾

殆將屬纊且戒令薄葬屬子孫世世以忠孝報國言訖而薨年七十將以四月三日葬城西岡子原先塋惟呂氏自公之曽大父帥衆歸國今百廿有五年矣世以忠謹事上父兄繼叅大政繼以大司徒開府至公四世益謙讓亷退如漢萬石君家既閑居十有餘年及以關中之饑起公則如捄水火其憂國愛民之志為何如也臨終猶以薄葬忠孝為屬嗚呼賢哉公娶曹氏生大都人匠總管府達嚕噶齊某同知異様總管府事延壽而卒

繼母氏無子卒繼喀爾氏有子曰額森他姬子二曰大都博囉孫男四曰靈童今宿衛士曰温都遜布哈旺扎勒特穆爾巴延特穆爾銘曰

自古為國罔不以臣豈曰以臣維老成人而無老成何以為國如彼蒙叟寘行擿埴蒼蒼者天胡不慭遺瞻彼晨星日既烜之嗟嗟吕氏世忠世厚孰謂伊人弗與國壽望而不見聽而不聞國豈無人而公不存我覿四方饑饉薦臻孰與濟之如公在秦公既逝矣不我作矣雖

不我作無忘國矣有子有孫有繹其承罔子之塋公其永寧

奉議大夫平江路嘉定州知州甘公士廉墓誌銘

宋建隆二年江南李主遷都南昌其臣有甘從矩者以丹陽兵從開寶中子禎遂以列侯居豐城李主入宋乃為宋人禎生宗宗生十子其一曰椐居邑中後三百餘年有諱朝舉字士廉者沈鷙廉敏以功業自許會朝廷以法律治天下其故人官嶺南乃往求為郡吏得補韶

州太守信其廉郡吏服其能部使者聞之辟以為掾居
久之遷海北海北方大治威嚴任煩苛君一裁以正海
帥獲諸叛黎无輕重皆下獄當死君閱其獄出脅從者
五百餘人民為立祠廣西帥思得强明吏以自佐復辟
掾其府尋丁父艱服闋還府藤容二州山猺為亂佐元
帥鄂諾擊之帥聞民多與猺通欲盡殺之君力諫不可
且曰民居近猺猺暴其民吏不能制姑從猺保妻子以
待官軍也今欲并罪其民而誅之是敺民以資猺也若

舍民而專事猺民必并力而誅猺破可必矣帥從之即督兵進擊其首聞之果大恐自縛詣轅門降不戰而定帥及部使者交上其功不報還湖南復以毋憂去泰定初起掾湖廣行省時高昌王行平章問疑發難辯答如響大罷重之秩滿朝廷遣使與南臺監察御史銓廣選首用為廣西帥府經歷蓋嶺海之間歲薦饑賓柳慶猺為寇亂不止故選任之也即下車廣儲備簡郵傳省征斂以養兵息民居歲餘請討諸猺事聞詔遣湖廣行省

平章劉托歡總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兵四萬人討之君逕境上因言攻討之策必自近始近者服則遠者自從今近而狂猘莫若古縣猺柳州皂洞首李氏者有衆數千本吾獞義兵強勁可用而有司貪暴激使為亂今大軍甫至至則以古縣猺責之戚亂方張遣一信義素孚者招之必至可計日而滅古縣之猺滅諸遠猺必自解而歸劉愎諫自用不聽未幾誘至李首及其親黨六人皆下獄皂衆聞之大怒殺柳州萬戶與諸猺不可

制矣劉駐兵數年卒無功至順二年春詔班師君亦以病滿三月謝歸而廣西部使者馮麟卿舉治最湖南部使者管不八舉才任風憲元統元年調官京師授奉議大夫平江路嘉定州知州兼勸農事命未下而卒是歲七月念四日也得年五十五其甥曽利用䕶喪南歸子九成等以至元四年二月八日葬廣豐鄉食禄里邵坊之原夏九成以南安路總管府照磨鄭德中所為狀請銘曽祖諱霽路祖諱發父諱叔良贈承直郎龍興路總管

府判官毋聶氏贈恭人娶于氏封恭人子男三長郎九成將仕佐郎韶州路樂昌縣主簿兼尉次九思南寧軍史次九萬女一適楊修惟君與余同里而君仕越余仕燕邈然不相聞蓋廿餘年矣泰定三年余試進士湖廣君實以行省掾馳驛送余始一見後八年余任藝文監丞君調官京師始再見不謂見不數月而君竟以喪歸可哀也哉銘曰

堂堂其英烈烈其聲有言必徵有施必行懐抱利器惟

所剸治弗頗以畏有倫有義鄉黨非戚嶺海非疏爾毀爾譽我庶我愚以公為忠以守為孝以勤為政以肅為教出無所資入無所歸生一布韋沒一布韋有臣如此弗考以死何以銘之清白遺子

故贈奉訓大夫滕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滕縣男文君墓銘

大傳掾吳文溫介新深州判官周紀致其外舅武昌治中文君淵之辭曰淵早賴父祖之訓起田里習國書由

國子生歷高郵鹽官兩郡教授平江平準行用庫使湖州録事溧陽州判官吳縣尹知昌國州武昌治中凡七遷其官致位五品幸無大闕在昌國時朝廷推恩贈先父奉訓大夫滕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滕縣男母追封滕縣君淵今年六十有七年亦既請老於上不知當復幾何年而先君墓道未有所表夙夜是懼敢請紀文温皆滕人文温又文氏婿問滕州君所為狀則曰滕州君之為人也勤儉朴素既辱在田野不得列名仕版效才當

時渾渾乎若無異於常人也然里中緩急苟為所有無不應其求其家人或以他辭拒輒詬曰第顧我常有何得不與人共之若等將舉無求於天地間耶吾知滕州君者如此復問淵為政何若曰在溧陽時州民蔡有一孫為某寺僧他惟一僧居孫上計去是僧其孫即得為主寺未有間會有以博訐於州者賂訐者楮幣千緡令引僧又許賂君千五百緡淵疑之廉得實又知同列皆受賂明日故晚出出則獄已具吏抱牘請補署淵不可

歷問皆稱實無僧訐者具服僧得免在昌國獲海冦數十其渠言奉化州尚十餘人具言某人居某所歷歷可畫如所指移奉化捕之悉械送無遺淵察之皆畏慎慈順人也必非盜乃使皂卒易服詐為所獲盜歷引羣盜辨之言非盜人人同且各言某盜為某狀此名是而人非亦人人同詰其渠果挾仇誣之也悉縦之繼又舉最於吳吾知淵之為政者如此然後知滕州君之為德人滕州君之宜有後而淵又能推孝以為忠而紀文温且

善志人之志余得以為銘滕州君諱順字某父諱郁世為滕州滕縣人君以某年月日卒年若干以某月日葬縣東北胡山漷水之間洪村之原縣君立氏子男四曰某某某季淵也孫男若干人女三壻即文温餘未行銘曰

不曰高乎積壤成山張而為屏翰翕而為重闗不曰深乎積流成河蒸而為雲雨鼓而為濤波一人重義百世蒙利一人好善百世錫羡有高者胡有深者漷文氏積

之百世允鑠

逸士徐君墓誌銘

吾鄉之士以好善為貴不辱為榮父賢子孝兄友弟敬累數世而不厭者有隱溪徐氏溪出所居之東龍澤山中即其祖漢孺子讀書之處溪之上有諱與字德載者尤徐氏之賢者幼而篤學長而更事外圓而內方上敬而下順不遺邇不忘遠不矜小智不忽小善急人之難憫人之窮勇與義俱不待勉強後至元五年三月廿有

六日年五十四竟以疾終婣族茹悲閭里增歎載念國初盜起鄉境其祖友諒奮義庇民萬死一生執其羣醜室家相慶世保子孫厥父以莊承忠襲厚年將八袠好德弗諼宜膺敬養遽哭乃子天道悠邈實竊惑焉然有四子文箱楫駟檢身力學將世其美孫支擢秀一男六女依依膝下足慰目前將以十月己酉葬佛嶺之盧岡其弟玨狀其行請銘余昔嘗聞君有美地卜葬者覘焉卜宅者覘焉因以與之不以為德嘗市大木築室將伐

貪夫徇利造辭以爭因以讓之不以為弱心有所嫉人
因毀之事有所仇人因短之日為佞訣終身薄之最其
善行斯可銘已其配吴氏蓋先十二年卒銘曰
隱之水兮其流沄沄爰匊衆芳於溪之濆匪以娱人於
以怡親親今獨来身去為墳親匪獨来亦有諸孫諸孫
日長親日以老墳今惟新忽焉宿草我思其人隱溪之
道惟德之行惟善是實有才弗用身之隱也有德弗報
命之隕也展矣若人邦之彦也

逸士陳君墓誌銘

逸士陳君諱殷字嘉靖世居豫章之豐城故邑晉雷煥掘劍處曰營塘里里故家莫尚陳氏陳氏之賢莫尚嘉靖其曾大父亨大父世興父應軾皆事高尚而家範齊肅如素宦君少孤母王教育之年十五而天下易代辟地毋家因受學舅氏博學強記尤好讀梁太子統文選故下筆為文章皆有規矩事定而歸始與世相酬酢應機合變動無遺策伯氏嘉謀每讓其能才與學齊德與

年長宗族鄉黨咸屬望馬伯氏早世撫孤育幼如見伯氏田園第宅中歲載斥乃法朱氏家禮改作先祠冬至以少牢祠始祖春秋祠先祖悲哀涕泗如見所祭凶年饑歲發廩賑貸不待勸分新知舊好交際以義不事姑息晚重構所居堂署曰樂善大書其門曰當平世遂安居以示終焉之志元統復改至元之歲正月朔旦又大書其兩楹曰行仁自孝悌始起家在勤儉中以垂訓子孫三月廿日以疾卒年七十三且屬纊子若姪皆涕泣固

求一言以自克乃瞪目而言曰可以終身行之者和而已遂卒三年九月庚申葬折桂鄉禄城里其配王氏墓南又明年其孤植以所親熊君椅所為狀請銘余嘗聞君嘗有奴死仇家者仇大恐祈哀於門君曰吾豈以此報仇者謝去之又有商糴粟誤持賈贏而君弗知商頃自覺與其徒更相怨君聞故得實曰吾豈以此為利者立還之君蓋盛德人也足以法於後世矣君娶王氏為婦為毋內外皆儀之先二十年卒得年四十二繼雷氏

亦有淑德先三年卒得年六十四子男三果迪植果為
伯氏後迪先九年卒孫男三伯庸伯寧受生女四曽孫
男二普奴德奴女一銘曰
世俗之日隳兮忠厚之日衰兮嗟若人而天不憖遺予
伥伥其何之已而已而庶其後之可期兮

何先生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全公嶽柱平章江西行
省事秋具書幣遣使帥撫州太守即隠所聘孫先生轍

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既至以為龍興郡學東湖
宋濂二書院賓師明年春與其子渡江遊西山主丁氏
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為具棺斂命其子為
位受弔諸大夫士皆會哭後三日子成孫奉柩以歸明年
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清原妣夫人唐氏之兆其門人
李肅以狀至京師請銘於先生所與遊者揭傒斯曰何
先生海內故人執論譔之事而相知深者惟予舍子無
宜銘者噫予以兄事之者蓋三十餘年矣余不銘誰宜

銘先生諱中字太虛一字養正世為撫州樂安官族曾祖諱詵伯祖諱夢龍父諱天聲登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官至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以才略與伯兄兵部郎中時齊名丞相建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天下載籍靡不貫穿藏書萬卷皆手自校讎廣平程公鉅夫清河元公明善負天下知人之鑒皆踸遇之至大初二公及柳城姚公燧東平王公構皆在朝遂北入京師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内外翕翕居兩

月天大雪竟不别而去歸與諸門弟子講易書詩春秋大江之西同郡吳先生澄號天下儒宗又為中表兄然每推讓不敢置弟子列積所著書曰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二卷通書問一卷韻補遺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知非堂藁十卷支頥録二卷薊丘述遊録一卷其門人潘懋類聚刻之先生之學可謂弘肆深博矣然生世六十有八年連蹇愁悴者十八九書幣一入谷而客死三百里外不知

天之恝然於斯人者獨何哉豈其多學善著書亦天之所忌邪此固窮士之所自託者吾不知其何故先生娶陳氏有三男子曰長孫在孫成孫四女嫁士族孫男十人銘曰

夫容之高吾其跂而鼇溪之深吾其厲而先生之沒曷其起而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集賢所號靖逸處士熊公豫章豐城善源里人也諱召

子字南翁少豫章先生朋来十二歲先生世與公連牆以居後家郡中先生每歸里必舍公所公至郡中必舍先生所兄弟自為知己公博覽載籍好論古今事如生其時性抗直辨是非枉直如别黒白雖大官豪吏一語失度即面折語琅琅不少衰然卒如公言人有言論失實舉措無節於名義或有所闕必詬辱之人亦莫之敢怨退自悔艾而已蓋皆出乎正也故鄉之人倚之以為安視之以為去就雖紛爭辨訟可一言而解公早以儉

勤起家而以儉勤終身不少易其常後至元五年十有一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三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富城鄉交陽之原其諸孫請銘系之曰曾大父諱海大父諱英父諱誠孫娶雷氏生子男二雅先十九年死謚京先五年以疾卒女二長適范希驥次適范世隆繼黃氏孫男三克愛績克愛早世無子以嗣祖為之後女六曾孫男二長即嗣祖次普福女二玄孫男一長壽公之葬實與子京同其兆云嗚呼余與公居相隣世相好情義之

相與殆未有過於吾二家者然自余竊禄於朝不相見者動十餘歲余間每一書還公必杖策詣門訪出處余書中亦往往問公安否葢跡雖疏而情則至親也又聞余未還時公數向人言吾弟得與揭曼碩一見而死吾不恨矣吾當忍死待之及余還即買羊載酒躬相慶勞其喜見顏色猶親子姪不知余之不肖何能得此於公也其亦以先世之故與公未没前一日余猶及坐公榻前相與劇論當世事不知竟為永訣也悲夫銘曰

鬱交陽兮窈深結重雲兮愁陰望君子兮不見渺千古兮傷心傷心兮何極鄉誰歸兮里誰式孫旣子兮子又孫承惠澤兮其无斁

劉先生墓誌銘

吉之永新儒師劉先生諱友益字益友是為清江公非先生九世孫曾祖諱宗信父諱繹世以家學為邑人師友剛嚴介特獨立無朋而以先生為之子故少與物忤先生少好學貧不能得書從里之多書者借而讀之朝

借暮易暮借朝易窮晝夜讀不絕聲過目輒記間為人傭書以給膏火父母憐而禁止之乃掃别室幕窓户危坐默誦如是數年貫穿六經包羅百氏至天文地志律歴象數山川聨絡都縣廢置皆可指畫而談毫髮無遺也宋之亡鄉里豪猾並起為亂與伯兄真長從弟人暐皆遇害先生絕而復蘇飢困踰年乃卜築髙山之間閉門著書不與世接以聖人之志莫大於春秋繼春秋之迹莫大於通鑑綱目凡司馬氏宜書而未書者朱子書

之宜正而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於天下後世乃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葢歴三十年而後成天歴中邑進士馮君翼翁傳其書至京師國子先生得之大驚曰昔者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隱而綱目興書法不作綱目之義又將微矣故聖人之述作雖殊所以扶天綱立人極一也遂録副在官俾六館諸生傳習之至順三年三月三日昧爽先生疾作猶正衣冠危坐至午而卒年八十五以某月日葬邑之禾山鄉大豐之

原娶陳氏繼段氏子男三矩衡節皆克紹先業孫男十
曾孫男一叉明年夏馮君調官京師矩具狀介以請銘
馮君曰先生外和而内剛外通而内介言簡而要不迂
濶於事其誨人也諄諄善誘白鬚丹頰神情蕭然真有
道者嗚呼若先生者茍見於用當何如哉銘曰
百圍之木不為斧柯蹄涔之水不為江河元有天下先
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百世
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劉福墓誌銘

廬陵劉福字孟介五歲好學日記千言不知有童子之樂父母每憐之十歲聞科舉行即大喜忘晝夜廢寢食蒐獵經史旁入捷出務為無所不知聞有學出己上便往與交聞有大人先生便往質其所疑祁寒極暑不懈人亦莫不樂告之以道然一資以為進士之文如是數年學大進雖宿學有不逮又限以年不得試於有司或曰今天下州郡以國書設教官可得遂因言者求之三

年而後得然卒不好數數語人曰吾不能取一第為父母榮不數為人聞有以進士及第者輒俛首終日食則嘆寢則寱語父母曉之百端終不釋或又曰子欲為甚可隱年以即事世若此多不可數乃瞋目訶曰子教我以欺君耶去然怏怏日益甚父母及其從父皆以為憂鄉先達劉嶽申彭士奇羅曾深愛之亦皆以為憂未幾果得疾疾且革猶手不釋卷未嘗就床泰定三年十有二月八日嘔血死將死嘆曰吾生不在科舉後沒不在

科舉前命也然世必有知我者銘我得銘吾不恨矣言絕而卒卒年二十四明年夏余至廬陵其父及其從父偕其友以銘請嗟夫忍不銘哉惟古者士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而教之必時故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因其時順其氣協之以陰陽動靜之道和之以藏修游息之節以成其學由司徒大學正以登於天子而爵禄之故人無夭札而罷可閔也今也教之不以其時學不以其序及

為之選舉則又限之以年歲使奇才英銳出類拔萃之士恒鬱鬱而不得竟伸其志愚鹵鄙陋者或媮慢優游得以玩歲愒時此劉孟介至於嘔血而死也雖命焉其志有足悲者乃志而銘之使其英邁勃勃之氣常得以振頑奮懦為有志之所深恤也曾祖紹明祖惠可父國瑞母曠氏娶歐陽氏無子女一人方七歲以沒之明年葬里西溪之上太平原銘曰

名不建兮心不摧身不待兮時不來吾銘汝兮吁可哀

吾讀吾書齋銘

惟皇降衷萬物備我或昏以迷或歧而左煌煌六籍如日麗天由之斯聖希之則賢而倀何之而思孔悲孰之子歸而有餘師伊予云遘蕭氏克有日就月將誰掖誰誘曰諺有之吾讀吾書亦既從政惟書之劬吾書伊何匪聖弗讀成己成物惟日不足于以名齋于以表志凡百君子尚迪弗替

孝友堂銘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為仁之本為政之綱學由茲始行
由此推善由茲長慶由此基是以孝友著乎詩書君子
述之為世之模不求父慈而求子孝不求弟恭而責兄
友父無不是其責在子弟有不恭或自兄始子知盡孝
敢望父慈兄知盡友弟恭敢期父無不慈弟無不恭惟
孝惟友克誠於中一有弗誠必致怨尤日復一日化為
冦仇范則有匡雁則有行而況為人敢不自強孝盡生
慈友恭亦爾孝慈友恭百世之祉子復為父子必紹之

弟復為兄弟必效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惟贛孫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勝私窒欲家為一人族為一族既貴弗驕既富有禮一家興仁里為之美蘇子説剛乃祖是敬子孫孝友鄂國是命我作銘詩式篤爾慶神之聽之有永無竟

潭心齋銘

金溪洪君王純其先府君號碧潭遂取翰林學士吳先生賦碧潭詩語名其齋曰潭心為之銘曰

山下出泉混混其源流而為川潴而為淵淵淵其淵潭潭其碧含星為珠沈月為壁其止非息其應不留溶溶而春湛湛而秋觀靜於動知靜之用用無不周若未嘗動觀動於靜知動之靜廓乎有容表裏交映惟淵之深又名曰潭視潭之碧于彼潭心

思無邪齋銘

為學至難莫微於思一出一入或公或私其思伊何曰誠而已思有弗誠毫釐千里其誠伊何恐懼戒慎莫顯

乎微莫見乎隱暗室屋漏上帝是臨一動之微敢有弗
欽誦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乃義之至熊氏力行
而以名齋俯仰周旋涵泳聖涯大而化之堯舜執中曷
哉思乎罔或弗恭

讀書處銘

古者讀書學之一事力行是務記誦其次苟非讀書孰
稽古典讀而弗學去聖逾遠古之讀書於以明道今之
讀書資以為暴生皆厚也遷乃去之人不知學若之何

其其書伊何易書詩禮春秋筆削日星垂紀秦漢以前傳注未立學必專門難學易入秦漢以後濂洛並起著述紛紜易學難至學之而至匪由他人學而弗至何有於身其學伊何由蒙而聖洒掃應對窮理盡性毫釐靡間德乃日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羲皇之上唐虞之際若友其人若共其治動之斯應為乃有功三綱既立五典克從求之非艱具在方冊行之非艱中道勿畫欲知詩書於此其處趙氏行之名齋其寓既修於身復齊其

家始施於邦如玉靡瑕好正嫉邪崇本抑末制財以寛用刑以活擴而充之儀於天朝惟是正人萬世之標我作銘詩以規以頌凡厥讀書曷哉體用

忍恕堂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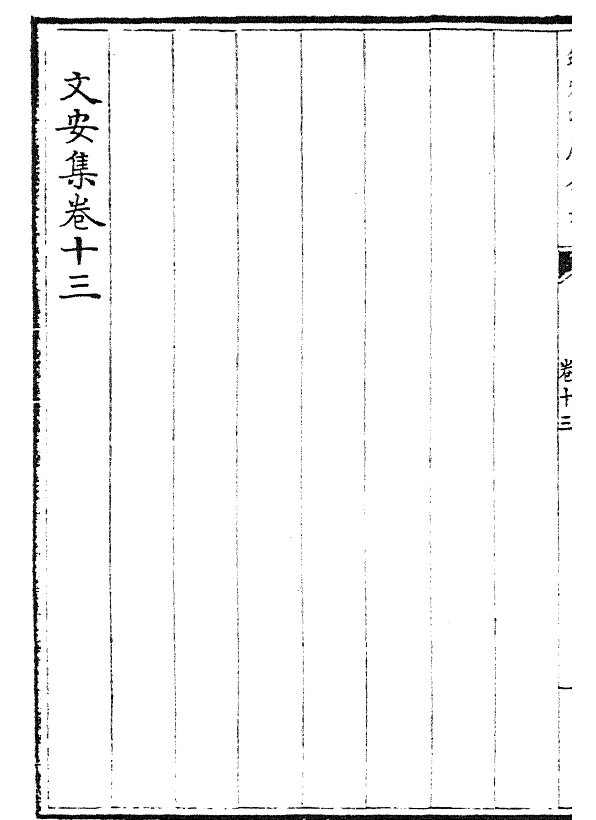
古之學者有紀有倫忍以定性恕以求仁維忍伊何存仁存禮維恕伊何推人以己忍為恕用恕為忍基凡忍之道惟恕之思忍不由恕宿怨藏怒維忍而恕毋我毋固以聖而忍耕稼陶漁以賢而忍九世同居茍不思恕

亦豈克久舜有大馬為孝之首有美袁氏兄弟怡怡合堂以居忍恕是師我田我廬先君之有我兄我弟先君之子惟忍惟恕維德之實子子孫孫永保勿失

方寸間銘

察日月於孤竹之竅寄天地於秋毫之杪萬物皆備吾不知其多一物不留吾不見其少是曰方寸間者臨通衢俯深沼外有幽花芳草之植内有圖書琴瑟之繞容坐客十數而有餘閲朝暮萬變而未了吾方以為大人

猶以爲小是未能遊乎方寸之表也



文安集卷十三

文安集卷十四

元 揭傒斯 撰

雜文

天馬贊

皇帝御極之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國獻天馬身長丈一尺三寸有竒高六尺四寸有竒昂高八尺有二寸念有一日勑臣周朗貌以為圖念有三日詔臣揭傒斯為

之贊贊曰

維乾秉靈惟房降精有産西極神駿難名彼不敢有重譯來庭東踰月窟梁雍是經朝飲大河河伯屏營莫秣大華神靈下迎四踐寒暑爰至上京皇帝臨軒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邈限西溟蒙化效貢願歸聖明皇帝謙讓嘉爾遠誠摩於赤墀顧瞻莫矜既稱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脩倍猶贏色應玄武足躡長庚回眸電激頓轡風生卓犖權奇虎視龍騰按圖考式曽未足并周驊八

駿徐偃構兵漢駕鼓車炎劉中興維帝神聖載籍有徵
光武是師穆滿是懲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進一退為
國重輕先人後物萬國咸寧

仙茅述

豫章之新建黄堂隆道宮道士羅君大年為予言仙茅事
甚異其言曰昔晉之亂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豫章之
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師事諶母於
丹陽之邑黄堂之墟母既受以道要旌陽感之曰吾必

歲朝母母曰吾即從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即祠我歲八月一至足矣而諶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亦叢生而地亦曰黄堂即建祠祠諶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尋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幢蓋儀衛鼓樂奉旌陽像朝母如旌陽存時以為常其後嗣其學者擴其祠為觀復為宫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剪而復生如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具六味能致六養醎能養氣辛能養節酸能養筋滑能養胃甘能

養内人得茅煮而飲之可以已疾癘和榮衛延年却老余家距祠百里未嘗至其處然嘗得茅煮而試之言不虛也夫茅著於易書詩禮春秋傳祭則以縮酒封則以藉立社之土以其物雖薄而用可重也未嘗言能神異如此世稱神仙遺蹟竒詭荒誕不可深致詰者以千數而謂毋特以茅著稱其師弟子精誠之感不可揜如此夫古之言得仙者或以服食或以導引不食穀獨稱許旌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葢足尚矣夫可以動天

地感鬼神貫金石亘古今而不泯者惟忠孝為然況其師弟子之間乎然嗣其學守其壇場而無諶許師弟子之心則樵牧踐之牛羊踐之茅雖神能歷千嵗而獨存哉因羅之拳拳有感於忠孝云者述以傳之作仙茅述

至順三年秋七月日

靜虛解

閬中蒲瑛粹玉揭其齋靜虛自夜郎走書京師求予言作靜虛解惟靜為能統天下之至動惟虛為能容天下

之至大至動天也至大地也非至動無以見靜之用非至大無以見虛之載惟靜虛衆理出焉萬物生焉故聖人則之君子學成於靜益受於虛非靜虛無以成君子況聖人乎惟聖人為能合靜虛之體致靜虛之用故可以參天地賛化育非靜虛無以成聖人況天地乎惟天得虛而無不覆也惟地得靜而無不載也故能運行四時化生萬物而非靜虛無以為天地故體莫大乎靜虛用莫大乎天地是以衆人法君子君子法聖人聖人法

天地天地法靜虚靜虚至矣

楊楚經字說

余與臨江楊君信可友凡十餘年大德七年春遇於武昌居數月得子湘書以示余余嘉其年弱而志大且甚好學也遂許以女妻之其年夏與余入衡湘冬俱還江西爾後與信可亦時往還而猶未識湘也十年春余訪信可彬溪上出湘拜余且求所以字之余曰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問字無乃太早計矣乎信可曰湘惟不得子

之言以為式之為患何早計之為患乃問所以名之義

信可曰湘之生余適還自湘故以名余曰夫湘楚水之

大者也既大其始可不求所以大其終乎夫湘楚之經

也吾與若皆楚人也可不求古人之心行古人之道以

配湘之經以大於楚乎請字之曰楚經經者本也本既

舉矣末有不從者乎夫日月星辰天之經也長河大嶽

地之經也五常三綱人之經也故天之經得則日月軌

寒暑時雨暘若萬物以育地之經得則海不波江安流

山出䍐車河出馬圖人之經得則家以寧邦以昌祥瑞並至而天地理矣及夫亂也悉反之曷哉經乎茍聽是言也有不配湘之經而大於楚者乎信可聞而喜曰即君之言雖佐天子經邦理天下可也況楚國乎余曰未也茍鼓浩蕩而不求其源騖紛華而不典於學雖欲經於一邑大於一鄉且不得況一國乎又況天下乎曷哉楚經其三復是言也

題實喇使宋圖後

右國信副使實喇使宋圖及君臣賦咏一卷以實喇公奇偉如此四杖節使宋豈無一言可紀而叙其事者但責宋不能講和及槪稱奉使不辱而已略不及其使事始末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況天方以數千年不能大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强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戰亦亡和亦亡況二者俱不能之

耶然非賈似道誤國失信無以正皇元出師之號非劉整之叛無以周知渡江之謀天也整之謀亦非整之謀也陳亮上孝宗封事料敵之言也整本制置使趙方麾下一小校耳拔之行伍之中用以為將方將死語其子葵曰劉整真將材也然汝不能用我死汝必殺之不殺必為國患方死葵不忍殺竟以瀘州叛元遂用其策以滅宋亦天也嗚呼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古今同軌可不監乎若實喇公之屢使不辱郝文忠之終始不渝偉哉

題鄒福詩後

右鄒福詩七首鄒福者吾鄉田夫之子也粗讀孝經論語家貧與人傭耕泰定元年予居憂於家其父遣從余給薪水之勞然暇即密自觀書居五年余攜至京師會新天子入正大統以文德治天下明年春開奎章閣詳延儒雅講論道德置授經郎以教勲舊大臣弟子之在左右者以國子教授廬陵林希顔及余為之寅入而酉出令福守舍乃盡日閉門讀書習字間為小詩及暮則

請可否於余余或方倦欲休或方讀書有會意處或執筆為文章思方屬必輟而告之不使幾微見余懈怠意遂以為常今年秋遷丞藝文日簡静無事請問之時益富矣余適墜馬在告日卧齋閣中福連有所作皆可觀余因取其法度音節尤近者得七首為書之仍題其後以志余喜且以為世之世臣大家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知學者之勸余在閣中時福又從林希顔學國書希顔亟稱其可教其所得淺深余不能知也要亦好上者云

爾余數年於文事使令蓋深得其助焉因并識於此

幽憂賦

士有甲與乙約為昆弟者乙之兄弗友於弟誣甲與乙婦私以醜之甲念乙為名賢之後且早負氣節常欲自殺以明無他而母猶存余傷其意為作幽憂賦其詞曰何黮黮而蒙昧兮余不淑而獨當天幽玄而無朕兮匪殺身而孰明懷國恩而未酬兮念余母之弗康聊泯忍以苟生兮庶或察於微茫彼哲人之遺緒兮相凜凜其

猶有耿光孰忠貞而罔後兮孰耿介之弗昌既托余以
死生兮又事余以兄余既異於禽獸兮其忍為此不良
彼固衰薄而不足畏兮乃不念厥祖之明明惟常棣之
韡韡兮或違詩人之所歌兄既不友於弟兮又嫉余以
不阿騁淫詞以為鴟兮稱飛文以為羅彼妬之口兮曽
奚辭之弗加人獨何心兮弗求其故而肯詆謂蘭茞之
幽貞兮與蕭艾而同科謂百鍊之金以為柔兮指美玉
而為瑕乘機觝巇既不遺餘力兮猶恐余顧而有他余

髮衰齒就落兮計相存其幾何託寸芳於鄧之林兮投纖鱗於巨海謂杞梓之為尤兮妨鱣鯨之所滙余詎知皦皦之為病兮孑孑之所罪黷獨懞此昏穢兮雖夷齊其猶浼豈昔壯而知自強兮撫中歲而改度匪哲人之孔明兮孰能察夫余之故茍哲人之莫余知兮雖殺身其奚益心怦怦而煩瞀兮哀讒人之罔極彼天地之廣大兮固含垢而忍疾豈松柏之受命兮鬱紛糅乎枳棘茍由中以求直兮曾何情之弗獲惟嫉娼以甘心兮瑣

顛倒而狂惑嗟余生之不類兮罹此咎之無由余既恥夫匹夫之為諒兮日與魑魅而為仇幸讒人之無怒兮祇割德而衰修余既内省以不疚兮夫何懼而何憂曰止謗以不辨兮服先哲之攸訓匪成言以自道兮人將誚余以固吝聊抽毫以舒思兮遡南風以解慍上白日之昭昭兮下黄泉之奔迅謂余言之苟無徵兮願與春冰而澌盡

故叔父常軒五府君哀辭

嗚呼山巃嵸而崔萃兮翳九原以榛榛望不見夫人兮聽不聞其笑與言風纚纚而不絶兮雲漫漫而彌天日翩翩而赴海兮水咽咽而流川匪美人之淪謝兮余孰為之悁悁惟叔父之堅貞兮謂金石莫與齊其固胡獨為此春冰兮溘朝陽之零露黄河可塞而陸兮昆侖可鏟而夷慨夫子之不可以作兮使我心怵而神悲樸樕擁聳而蔽天兮松柏仆而在泥荃蕙冪歴而沈穢兮百草厭浥而揚輝鸞鳥愔愔鎩六翮以投棘兮鴟鴞高舉而

天飛犂牛仰空躍踔而長鳴兮驊騮騊駼躑躅靡徙而不肯馳世豈獨無此美人兮悵予世之日替入始與言言兮出反以為戾毀大璞於九逵兮和氏雖死其猶悲傷洞庭震蕩而噴薄兮咸池之音反淪降彼燕石之碩礦兮夫乃珍緹什襲而藏之彼鄭衛之淫哇兮夫乃嚘啾嚖啞而揚之嗚呼悲矣哉予方構夏屋之巍巍兮何中道而奪此規矩予方鳴塤篪而會音兮何不留此律呂涕綏綏以沾裳兮心怦怦而煩瞀目宛宛而凝望兮

愁綿綿而誰語旐翩翩以摩雲兮夫子何不少留夫子終不可以留兮徒使我旦暮鬱壹而增憂夫子其天飛而地降兮雖欲從之莫知其由嗚呼噫嚱兮我心悠悠

九招一首為故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留公作

維真人之壽命兮敝天地而弗終寧厭濁醜穢兮溘上征乎太空雲繽繽而鱗萃兮先鸞輿之溶溶神君紛而下迎兮儵陰陽而景從上下莫知所極兮四方曷其所窮仙其歸兮無使予之忡北斗偃蹇以酌元氣兮四時

相推其迭序石有時而泐兮金有時而失固合純一之至真兮豈形骸之能度夫人有此美質兮曽至死而莫悟仙其歸兮導余夫歸處觀世俗之淫巧兮日雕朴而琢淳梟獍呀而狂噬兮謂虎狼之至仁悵投足之無所兮誰獨與予乎密親雖忠信之足憑兮又豈人之能信願髙舉而逺引兮逝安闕兮余淪志而合神豈余身之足畏兮竊獨哀此闕雷霆兮草木何由而發生旱魃熇而夏見兮吾闕雨

不得獲兮冬炎燠而鬱蒸虹霓朝而東阹闕

心怲怲而煩亂兮仙翺翔乎太清仙不歸兮孰闕

風颮而怒越兮玄霧惑乎四維揚旍旂於萬

里兮闕

鳥縱橫而蔽野兮日崩騰而出師

鬼啾啾而晝嘷闕

狐狸歲浩蕩而忽莫兮

民憂愁而曷夷仙不歸兮孰保順而抵巇仙超遥乎恬

漠兮豈上帝之攸命既年穀之不熟兮物疵癘而逆性

匪聖人之顧懷兮焉達祥而肖慶仙之歸不歸兮無使我

心勞而神病蘅薇藹其樹芳兮山嶛嘌而窈深泉潺湲而轉石兮交靈禽之好音桂巃嵸而蔽天兮虎長嘯而龍吟仙之歸不歸兮何繚繞而滯淫闕衣彤霞之襜襜兮布列星以為冠佩長劍之陸離兮駟八鸞之安安海若惙而怛妖兮夔罔竄而莫干仙既有此靈德兮曷不歸憫乎下人闕

昔留侯之純懿兮佐炎漢而興劉惟戒覆以保終兮託赤松而遠遊既載此神裔兮世承烈而紹休帝屢降夫嘉澤兮沛汪濊

而下流忍獨棄此明君兮不余顧而少留仙其歸兮毋
使闕憂

祭趙供奉文

維延祐元年歲在甲寅十月某朔十日某甲翰林學士
承旨程鉅夫等謹以清酌柔毛之奠致祭於故翰林應
奉趙君景淵之靈謂天至仁仁不可知謂神至明明不
可依善者短折賢居冗畀孝不獲養忠不獲施謂為數
耶數理而已賢必尊榮善必壽祉孝必終養忠必行志

此理之常今胡不爾惟君之生茂懿粹和力乎詩書以承厥家惟君之生春容廓深一翺天庠再驟詞林燕笑語言如金如玉期君九霄望君百禄去年一疾咸不能起余曰斯人必不止此其危一髪勿藥有喜咸喜相謂必壽且昌云何露電一夕遽亡孰無父母君養不足孰無妻子君不得育孰無兄弟君不得友孰無友朋君不得守藹藹公侯君止下僚萬物芸芸君不復朝知君所憾惟此數者命也如斯莫如何也所不必憾秦公内姻

棺槨衣衾克周於身凡我同僚其情孔親故鄉雖遥安
卧而臻人皆有死豈必牖下官無崇庳在永終譽靈輀
將舉落葉如雨率衆哀號永訣千古尚饗

補遺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大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陵范
君元亨其强敏之才廉正之節風動千里人不畏帥而
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一詣門恐溷君

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於京師則君沒十年矣乃
録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
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為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為君父
君早孤母劉及其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
御史舉廉能為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嶺政掾
又辟大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
選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税使改武岡録事攝
綏寧令進彬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至當官

而行無所阿避祿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給之往往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户者死其子曰田芑芑幼弱其弟田仁𣟗其官據其業而奴畜芑芑長愬於有司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帥怒目左右捽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帥乃止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曰汝不用汝頭汝来汝愛汝頭勿来皆謂君往必死君竟往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

與芭在武岡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産倪萬户脅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争財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在綏寧王永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永明伏辜諸峒饑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寛征賦以恤之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盗其牛者蹤跡無所得方疑所捕二猫噍牛耳鳴號於庭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寛濟之故其卒也

民無遠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邑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及大用以沒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之子肇開為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霓女一銘曰

此孽孽稱所施而止於斯彼巍巍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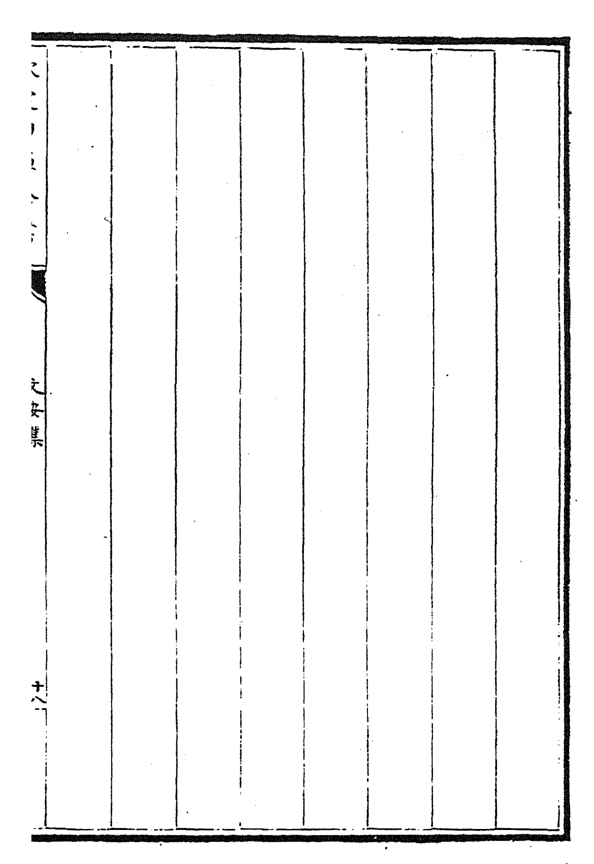
李節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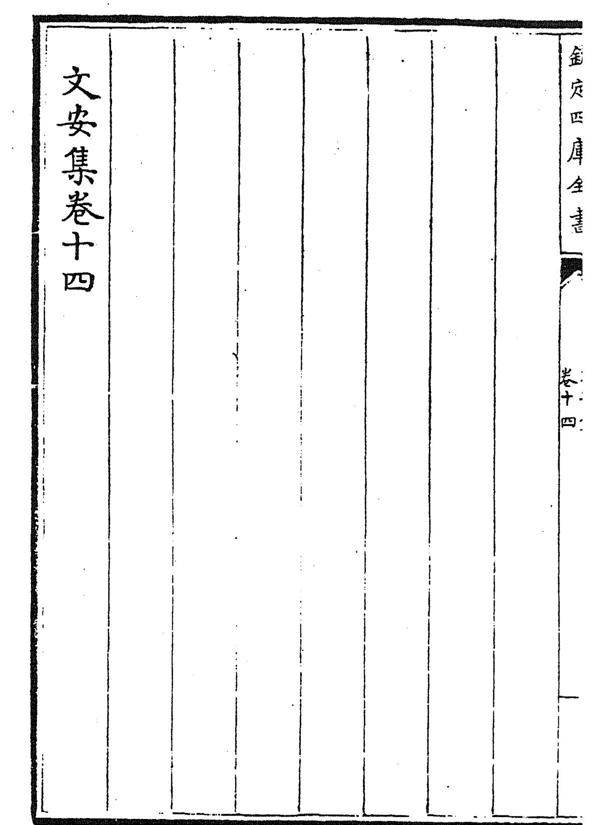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静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録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歳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仕一歳而寡有遺腹子父没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立二喪於山陰蕺山

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
苦節躬織紝為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敎二子皆成
學遂遷二喪及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
告為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咨嗟歎
息有為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
馮視子任反出已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
馬祖常禮部尚書富珠哩翀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
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

柳貫輩爭為文章𡻕誇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於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

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攜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来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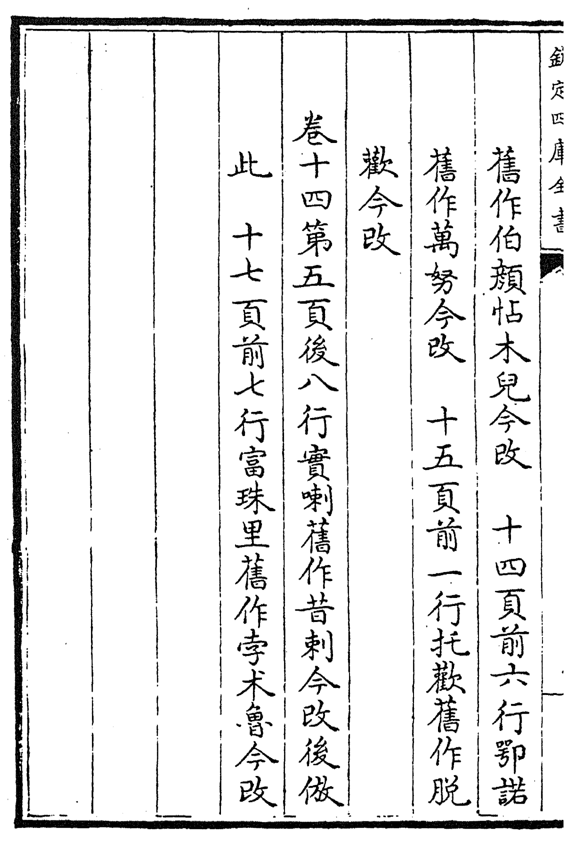


文安集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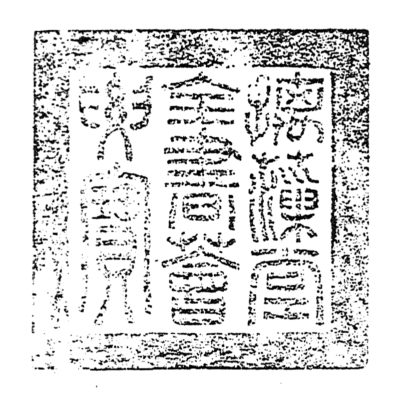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三第十頁前八行哈喇舊作合刺今改

十頁後三行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

十頁後三行僧格舊作桑哥今改　後四行安圖舊作安童今改　十二頁後八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　十三頁前二行喀爾氏舊作庸里氏又額森舊作野仙今改又溫都遜布哈舊作悟篤思不華今改　前三行旺扎勒特穆爾舊作完者怗木兒今改又巴延特穆爾



舊作伯顏怗木兒今改　十四頁前六行鄂諾
舊作萬努今改　十五頁前一行托歡舊作脱
歡今改
卷十四第五頁後八行實喇舊作昔剌今改後倣
此　十七頁前七行富珠里舊作孛术魯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周　元